

瑪竇的族譜

談良辰¹

本文作者透過研究《瑪竇福音》的族譜，指出它既是新創造的「起初」，又是解開整部福音脈絡與意義的鑰匙，其中隱藏了天主的奧秘。誠然，耶穌是亞巴郎的子孫、達味的子孫、基督、天主之子，他是創世的起始與完成，他因瑪利亞誕生於世，並讓一切跟隨他的人，藉著信德而獲得救恩，將來要與他天天在一起，這就是天國——創造的圓滿。

前言

多數基督徒在讀《瑪竇福音》時，常會跳過這段族譜，它讀起來相當乏味，亦無特別之處。新約聖經中，《瑪竇福音》是第一本書、也唯獨《瑪竇福音》編寫了耶穌的族譜。合理地推斷，這個族譜放在福音的開頭，對新約聖經和福音來說應有重要的意義。教父聖熱羅尼莫（St. Jerome, 347~420）在《瑪竇福音注釋》中引用《依撒意亞先知書》說：「有誰宣布他的族譜？」² 但

¹ 本文作者：談良辰先生，東吳大學資訊科學系畢，曾任擎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顧問。2018 年以《耶穌基督救恩的生態神學》自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碩士畢；現為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² 聖熱羅尼莫所譯成拉丁文的這節經文是依五三 8，思高聖經譯為：「有誰懷念他的命運？」依照七十賢士譯本（LXX）是族譜（τὴν γενεάν）之意。

《瑪竇福音》卻宣布了，我們不應該認為彼此有矛盾，因為，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無人能宣布的，乃是聖子耶穌神性的族譜，而瑪竇宣布的乃是聖子耶穌人性的族譜。³

聖熱羅尼莫並未解釋為什麼要有耶穌的族譜。當代聖經學者威廉戴維斯（W. D. Davis, 1911~2001）與小戴爾艾利森（Dale C. Allison Jr., 1955~）就指出：族譜的希臘文 Βίβλος γενέσεως（Biblos geneoseōs）在舊約聖經中只出現兩次（創二 4，五 1），第一次是指天主創造天地的「來歷」，第二次是亞當的族譜。⁴他們也注意到了《創世紀》中記載的亞當族譜，有兩個與耶穌族譜不同的特徵：其一是亞當的族譜是列舉他的後裔直到地上各民族的祖先；另一特點是亞當的族譜開頭是有關創造，即天主造了亞當和厄娃。因此，他們認為《瑪竇福音》作者安排了耶穌的族譜，是要與創造聯繫起來，指出耶穌的誕生是一個新創造。如此，族譜就是新創造的「起初」。⁵

另一位學者大衛透納（David L. Turner）不甚贊同前兩位學者

³ St. Jerome, *Commentary on Matthew*,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 117, trans. Thomas P. Scheck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8), p. 59.

⁴ 雖然舊約聖經原是希伯來文寫成，但以色列被希臘化之後，將舊約聖經翻譯為希臘文，即七十賢士譯本（LXX）。《瑪竇福音》作者引用舊約的經文時，都是採用七十賢士譯本的譯文。

⁵ W. D. Davies and Dale Allison Jr.,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 vol. 1: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on Matthew I-VII* (Edinburgh: T&T Clark, 1988), p. 150.

的觀點，認為他們限縮了《瑪竇福音》耶穌族譜的作用，只就它是一個族譜的角色來探討，而忽略了第一節作為主題，其作用是標誌出整部《瑪竇福音》是一個整體。瑪竇要強調默西亞耶穌是亞巴郎和達味的子孫，這比族譜的觀點表達得更豐富。⁶

倘若以上學者的看法都是對的，那麼《瑪竇福音》的族譜既是新創造的「起初」，又是解開整部福音脈絡與意義的鑰匙！它就不再是記錄誰生了誰那般地枯燥乏味，可能還隱藏了天主的奧秘。讓我們從幾個角度去探索。

一、起初與終末

《瑪竇福音》的頭兩個字是「族譜」(Βίβλος γενέσεως)，今日聖經以 Bible 稱之，也是由於這是新約聖經的頭一個字。Βίβλος 這個字可能源自於阿提卡 (Attic)⁷ 希臘文的 βύβλος，它是一種紙莎草 (papyrus)，凡是以此寫成的東西就稱為 βύβλος，就成了書的意思。舊約七十賢士譯本 (LXX)《創世紀》的第一個字是「在起初」(Ἐν ἀρχῇ)，雖然不是「書」，但是當天主在第七日完成一切創造工作時，加了一個總結：「這是創造天地的來歷」

(Αὕτη ἡ βίβλος γενέσεως οὐρανοῦ καὶ γῆς)。中文聖經以「來歷」來翻譯 βίβλος γενέσεως，其中 γενέσεως 的意思是起源，也是 LXX 用來指稱舊約聖經第一本書的卷名「創世紀」，因此，以「來」這

⁶ David L. Turner, *Matthew*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8), p. 56.

⁷ 阿提卡希臘語是古希臘雅典方言，約在主前三至五世紀時在以雅典為中心的阿提卡地區使用，它也最接近現代希臘語。

個字表達起源，以「歷」這個字表達「被書寫」的歷程，譯得非常貼切。這麼看來，「來歷」就可視為創造的「起初」；《瑪竇福音》作者以「來歷」作為福音的起頭，既表達此部福音不能不從天主創造來閱讀，又隱晦地點出本書第一節所介紹耶穌基督就是這位創造宇宙的天主，祂帶來了新創造。

新創造的意思是什麼？莫非是耶穌基督要創造一個新的宇宙？若從整部福音是一個整體來說，的確有這個意涵，但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這點稍微放後一點解釋，讓我們先回到亞當的族譜的開頭：「這是人的來歷」（創五 1，Αὕτη ἡ βίβλος γενέσεως ἀνθρώπων）。讀者一定會覺得奇怪，思高聖經明明寫的是「以下是亞當後裔的族譜」，為何我卻改成了「這是人的來歷」呢？這是因為思高譯本採用希伯來文的字序而非 LXX，這麼做，雖然恢復了聖經的原文，但卻也失掉了《瑪竇福音》作者從 LXX 取得的靈感。LXX 把亞當的族譜以創造宇宙同樣的筆法引出來，為的是要突顯人是天主的受造物，亞當是天主所造的第一人，天主是人的「起初」，是祂的肖像，所以第一節接著說：「當天主造人的時候，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瑪竇顯然非常熟悉創二 4 與創五 1 這兩節的關係，他要介紹耶穌基督既有人的來歷，又是創造的來歷，而這個新創造是由耶穌基督開始的，因為，人是按祂的肖像造的，所謂新創造，即是恢復人是天主的肖像，藉著耶穌基督使命的完成，亦顯明了新創造的完成。

族譜，是耶穌基督新創造的「起初」；若《瑪竇福音》的結尾是按照天主創造歷程的完成，即第七日的安息，那就太完美

了不是嗎？《瑪竇福音》的最後一節是：「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 20）。新約中文譯本大都譯為世界的末了或終結，事實上，「終結」這個希臘字是 συντέλεια，字首 συν- 的意思是「一起」（with, together），τέλεια 的意思是完美的、理想的、完成的。中文若譯為「末了」或「終結」，意思就近似於「終止」（end）、「結束」（termination），好像世界末日、天主的創造不復存在，但這不是原本希臘字 συντέλεια 的意思：反之，應譯為實現（realization）或完成（consummation）較妥，來表達耶穌基督帶來新創造的圓滿實現。換句話說，「起初」與「完成」藉由福音的族譜，暗示了耶穌基督是天主創世的開始與完成，如同《默示錄》廿二 13 說：「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最初的和最末的，元始和終末。」族譜的重要性即在指出：耶穌基督既是人之子，又是天主之子；祂是世界的起始與完成，宇宙萬物都依賴祂而存在：一切歸向祂並成為祂門徒的人，要帶領整個宇宙走向圓滿的實現，與祂「天天在一起」；而其意義，正是創造的第七日所獲享的真實安息。

二、族譜貫穿整部福音的脈絡

福音開頭說這個族譜是「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這對猶太人的團體來說格外具有意義，家族的傳承代表天主的祝福，若一血脈斷絕，意味著受到咒詛。耶穌的族譜由一切猶太人自認的祖宗亞巴郎開始，告訴讀者他同是亞巴郎的子孫；然後稱他是達味的子孫，猶太人懂得這意味耶穌有資

格繼承達味的王權；最後稱他是基督、上主的受傳者，猶太人更明白這是告訴他們：耶穌就是天主應許要拯救以色列、復興達味王國的那一位。因此，第一節經文已經標示出整部福音介紹耶穌的脈絡是由亞巴郎之子，到認出他是達味之子，最後認出他是天主之子基督。

（一）亞巴郎之子

藉由亞巴郎開始的耶穌族譜，顯示他是亞巴郎的子孫。第三章洗者若翰開始在約旦河施洗時，對眾人說：「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瑪三 2）瑪竇以作證的語調說：這個人就是依撒意亞先知預言那位要在曠野呼喊說「要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瑪三 3），以此揭開耶穌登場的序幕。這時，瑪竇把來到洗者若翰那裡受洗的人分成兩類，一類是居住在耶路撒冷、全猶太及約旦河一帶的人，從地域來看，幾乎包含了以色列全境⁸；另一類是法利塞人與撒杜塞人。這兩類人有什麼差別呢？瑪竇說第一類人是來到洗者若翰面前承認自己罪過的人（瑪三 6）；而第二類人，洗者若翰對他們說：你們是「毒蛇的種類」。「種類」原本希臘文 γέννημα 的意思是子孫或後裔，可以說，若翰視他們的「族譜」是毒蛇的種類。毒蛇的子孫是與亞巴郎的子孫相對立。如果全猶太境內的人都來到若翰那裡承認自己的罪過，這意味著作為亞巴郎子孫的記號；那相反地，毒蛇的

⁸ W. D. Davies and Dale Allison Jr.,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 p. 297.

子孫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罪人的人。這或許正是若翰爲上主預備救主所預備的道路，爲他的到來修直途徑，因爲，它已預示這群毒蛇的子孫將要反對這位亞巴郎之子，正如耶穌指證經師與法利塞人時所言的：「蛇啊！毒蛇的種類，你們怎能逃避地獄的處罰？」（瑪廿三 33）

來受若翰洗禮的法利塞人與撒杜塞人被稱爲毒蛇的子孫，是因他們自認爲是無罪的亞巴郎子孫，而其他被視爲罪人的都不是亞巴郎的子孫。若翰警告他們不要心裡如此思想：我們有亞巴郎爲父（瑪三 9），如果不結出與悔改的果實相稱的行爲，也將被砍下丟在火裡（瑪三 10）。並且他又說：那些被他們視爲罪人的「石頭」，天主卻要從他們中興起亞巴郎的子孫。這樣的預示，象徵信從耶穌而悔改的人，將因耶穌而成爲亞巴郎的子孫。

當耶穌到葛法翁時，曾有一位百夫長來求耶穌醫治他的僕人，耶穌原主動表示要去治好他，這位百夫長卻說：「你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好的」（瑪八 8）。耶穌感到非常驚訝，對跟隨者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在以色列我從未遇見過一個人，有這樣大的信心。我給你們說：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來，同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國裏一起坐席」（瑪八 10~11）。百夫長與他的僕人都代表著外邦人，對這些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來說，都是不能承受天主預許王國的罪人，更不可能是亞巴郎的子孫；如今，因爲相信耶穌，他們都將成爲亞巴郎的子孫，因爲亞巴郎是信德之父，而非血緣之父。耶穌說這些新興的亞巴郎子孫要「從東方和西方來」，超越了猶太全境，不再只是「本

國的子民」(瑪八 12)。因此，瑪竇在整部福音的第一節，就將亞巴郎的子孫，由以色列的子孫擴大成為萬民的子孫，因為亞巴郎是萬民的福源，是信德之父，只要憑著對耶穌基督的信德，就成為他的子孫。⁹

(二) 達味之子

認出耶穌是達味的子孫，可說是《瑪竇福音》最重要的里程碑。耶穌成為達味的子孫，首先是由族譜所揭露，但其過程充滿曲折。族譜所記載耶穌的祖先中，有五位女人：塔瑪爾、辣哈布、盧德、烏黎雅的妻子、瑪利亞。前三位都是外邦人，對以色列人來說都是不潔之人。聖熱羅尼莫解釋說：「在救主的族譜中，值得注意的是沒有提到聖潔的女人，而只提到了那些被聖經譴責的人，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他是為罪人的緣故而來，因為他是由出於罪的這些女人所生，所以他塗抹了每個人的罪。」¹⁰ 族譜對這三位女人和瑪利亞的寫法是有區別的，這三位女人都被描述為：猶大由塔瑪爾生；波阿次由盧德生；達味由烏黎雅的妻子生；唯獨瑪利亞的部分不是寫成：若瑟由瑪利亞生，而是：瑪利亞生耶穌，並補充說：「他稱為基督」(瑪一 16)。瑪竇似乎刻意地在族譜中拆開了耶穌與基督這兩個名稱，耶穌

⁹ 著名天主教聖經學家布朗也有相似看法。請參閱 Raymond E. Brown, *The Birth of the Messiah: A Commentary on the Infancy Narratives in the Gospels of Matthew and Luke*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pp. 67-68.

¹⁰ St. Jerome, *Commentary on Matthew*, p.59.

是瑪利亞所生的人，基督則是他的天主性。如此，瑪竇就不將若瑟視為耶穌的血緣之父（血緣來自瑪利亞），但歸於他的族系之下，以獲得達味家族的名份，使他得以成為達味之子，特別是在族譜中稱達味是王（一6），以此顯明耶穌被稱為基督的原因。

但是，這衍生出一個問題，沒有生於達味血脈是否真能視為達味之子？如果我們看亞巴郎，天主曾顯現給他說：「亞巴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得的報酬必很豐厚！」（創十五1）亞巴郎就語帶抱怨地對天主說你沒有給我兒子，能給我什麼？只有大馬士革人厄里厄則爾要繼承我的家業。天主沒有同意他的抱怨，對他說：「這人決不會是你的承繼人，而是你親生的要做你的承繼人」（創十五4）。顯然地，猶太人是按血脈來看真正的繼承人，對猶太人來說，若沒看過瑪竇給的族譜恐怕還會相信耶穌是達味之子，但設若看完了瑪竇的族譜，恐怕更不認為耶穌是達味的子孫，只是個過繼子。

聖熱羅尼莫對於為何天主要給耶穌基督若瑟這樣一位父親，提供了四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為了讓瑪利亞有個出身身分；第二，為了避免瑪利亞未婚生子而被猶太人以石頭砸死；第三，當瑪利亞帶著耶穌逃往埃及時，能有若瑟照顧；他提到殉道的安提約基雅依納爵給的第四個理由，是藉由瑪利亞與若瑟的婚約使撒旦無法參透天主的計畫。¹¹ 筆者認為，可以給出第五個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藉族譜讓耶穌具有繼承達味

¹¹ St. Jerome, *Commentary on Matthew*, p.62.

王權的名份。因此，在瑪竇的筆觸下，除了強調瑪利亞與若瑟的婚約外，當若瑟知道了瑪利亞尚未迎娶就懷有身孕後，正考慮要暗暗休退她時，天使在夢中顯現給他時稱他為：「達味之子若瑟」（瑪一20）。

如果耶穌在世傳講福音時，猶太人就已經看過了瑪竇給的族譜，恐怕不會承認耶穌是達味之子，這一點是在閱讀福音前就要審慎認知的。它正顯明出耶穌傳道旅程中，要被人認出他是達味之子，絕非是依靠族譜所顯示的血緣關係，而是「聽聞」耶穌所說、所行的一切事蹟，由聽到的和所看見的而相信，這才是真實的信德。如耶穌對門徒們說：「你們的眼睛有福，因為看得見；你們的耳朵有福，因為聽得見」（瑪十三16）。這幫助我們再從福音的第一節重新出發，去看看人們如何從耶穌是亞巴郎之子認出他是達味之子。

事實上，瑪竇除了在第一章有關耶穌出生的記載之後，直到第九章才第一次出現有人呼喊耶穌為達味之子，在此之前，不要說法利塞人或撒杜塞人不這麼看耶穌，連門徒們都未認出耶穌是達味之子。最令人驚訝的是，有兩次都是路邊的兩個瞎子呼喊耶穌為達味之子。第一次是他回到葛法翁，使會堂長的女兒復生之後，路上遇見兩個瞎子（瑪九27~31）；第二次是耶穌預備榮進耶路撒冷，在離開耶里哥之後的路上，也遇上兩個瞎子（瑪廿30~34）。雖然都是記載兩個瞎子遇上耶穌時呼喊他為達味之子，但兩個敘述的脈絡與目的都不同。

第一次認出耶穌是達味之子的兩個瞎子，瑪竇描述他們在

耶穌離開會堂長的家後，就一路跟隨；他們一定從耶穌使會堂長女兒復生的事件中發現了什麼。「跟著」(ἠκολούθησαν) 作為子句的開頭，似乎要強調這兩個瞎子帶有毫不退縮的意志，不怕人的嘲諷，不懼他人的眼光，甚至對耶穌沒有回應仍鏗而不捨的渴望，一路上不停地尾隨。他們倆極盡嘶吼著，哪怕是喊破喉嚨也要抓住這次機會，不停地哭喊說：「達味之子！可憐我們罷！」(瑪九 27) 耶穌一路上並未停下來，似乎毫不留情地繼續走著，直到進入他的家中。此前，從未有人認出耶穌是達味之子，或許耶穌在這一路上被這兩個瞎子認出來，令他感到驚訝，又被他們的真誠所感動，就讓這兩個瞎子跟著他進入屋內。法利塞人、經師、洗者若翰、甚至耶穌的門徒都未能認出耶穌是達味之子，這些人都是明眼人；然而，兩個瞎眼卻認出耶穌就是達味之子，究竟誰是瞎眼的呢？的確，瑪竇正是要在此把這樣的張力拉出來，使讀者可以看出認出達味之子是多麼重大的一步。當他們來到耶穌面前，耶穌問他們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瑪九 28) 意思是你們稱我達味之子，你們是真的相信我有這個能力做你們渴望的事嗎？事實上，耶穌沒有問瞎子要為他們做什麼，瞎子只一味地說可憐我們，也沒清楚表達他們想要的。但耶穌懂，耶穌明白他們認出了他的身分，但再一次要他們宣認他們的「信」是在於「認出」和「信祂有能力」。這兩個瞎子異口同聲地回答：「是，主！」「是」(Ναί)，希臘字表達的是一種毫不猶疑、絕無虛假的肯定。耶穌就摸了他們的眼睛，並說：「照你們的信德，給你們成就罷！」肉體的眼瞎不是真的

瞎；沒有信德，就無法認出耶穌是誰。

第二次耶穌醫治兩個瞎子，是預備光榮地進入耶路撒冷時，與第一次的時候不同，這時候跟隨他的人非常多，且都已承認他是達味之子，預備要進耶路撒冷成為猶太人的國王。所以，當大家都擁戴耶穌為王，在此急切之心下，突然，坐在路旁的兩個瞎子極力呼喊：「主，達味之子，可憐我們罷！」（瑪廿 30）群眾要他們住嘴，不要干擾進京為王的行程。他們深怕錯過這次機會，更加強烈地呼喊，耶穌為他們站住了。問他們：「你們願意我給你們作什麼？」（瑪廿 32）耶穌當然知道他們渴望的是什麼，但要聽聽他們既說他是達味之子，要知道他們信的是什麼。兩個瞎子回答說：「主，叫我們的眼睛開開罷！」（瑪廿 33）耶穌聽了，就動了慈心，以手摸他們的眼睛，他們立刻看見，並跟隨耶穌進耶路撒冷。從中文看似沒什麼特殊之處，關鍵就出在兩個瞎子請求說，叫我們的眼睛「開開」這個希臘字 ἀνοίγωσιν。這個字原始是「向上」（ἀνα-）和「打開」（οἶνω）兩個字的組合，又用被動態。瑪竇藉由這個字表現出這兩個瞎子不但認出耶穌是要進耶路撒冷繼承達味為王，更視耶穌為「主」，請求他幫助他們，不僅是肉體的眼睛復明，還要讓他們「向上看見」，看見耶穌是默西亞、是天主之子。看清楚達味之子真正的使命，不是為地上的王國，而是為「向上」的天國。若我們再仔細一點考察這個事件的脈絡，就會發現這個事件之前正是耶穌教導門徒：「誰若願意在你們中為首，就當作你們的奴僕。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

大眾作贖價」(瑪廿 27-28)。

藉由這兩次瞎子認出耶穌是達味之子的事件，我們似乎可以窺見瑪竇的一種巧思，藉由族譜揭露耶穌按血緣不應是達味之子，卻又把它編排為猶太人可能不接受的達味之子，正是要顯明他是否是達味之子，需要的是信德的眼睛。更重要的是，達味的王權不再是猶太王國的王權，而是天主之子的王權；達味的繼承者，不是地上的王，而是天國的王；達味王權的子民，不是血緣上的猶太子民，而是一切天主創造的人類（呼應了創五 1 亞當的族譜）。關於這一點，瑪竇還安排了第三個呼喊耶穌為達味之子的事件，是一位外邦的客納罕婦人，稱耶穌為「主，達味之子」(瑪十五 22)，主耶穌稱讚她的信德如此之大。

(三) 天主之子

因此，瑪竇兩度藉由路上的瞎子呼喊耶穌為達味之子(九 27, 廿 30)，又藉由一位客納罕婦人為了救自己的孩子來求耶穌，並稱耶穌是達味之子(瑪十五 22)，目的是為了顯明從外表上他是一個亞巴郎之子，唯有從信德才能從亞巴郎之子，認出他是達味之子；再由他是達味之子，認出他的王國不在地上，而在天上。這一切的目的，都在指出耶穌在世傳道最大的挑戰，就是跟隨他的十二宗徒能認出他是天主之子。

例如，當耶穌步行海上時，伯多祿請求耶穌也讓他能走在海上，原本走得好好的，卻遇上強風而下沉，伯多祿呼求耶穌救他，耶穌伸手拉住他後說：「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

(瑪十四 31)耶穌上船後，門徒向他下拜說：「你真是天主之子！」

(瑪十四 33)這是信德才能認出他是天主子。後來耶穌問門徒們，你們說我是誰，只有伯多祿認出耶穌說：「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十六 16)；隨後耶穌告訴他們自己將要受難被殺，但第三天會復活。缺少信德的伯多祿這時把耶穌拉到一旁，勸他萬萬不可，耶穌卻責備伯多祿是絆腳石。前一刻伯多祿還被耶穌命名為磐石，下一刻就成了絆腳石，兩者的差別，正是信德。

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亡後，百夫長看見聖所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大地震動、巖石崩裂這樣的大異象，就害怕地說：「這人真是天主子！」(廿七 54)耶穌復活顯現給門徒們，告訴他們：「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给了我」(廿八 18)，意思是地上的達味王國到他為止斷絕了，由他開啓了天國的實現，地上的權柄不能勝過他，他掌管著天上與地上的一切權柄。綜合言之，族譜貫穿整部福音，是解開整部福音脈絡的鑰匙。

三、族譜與瑪利亞

猶太人族譜習慣上只記載男性，但耶穌的族譜中罕見地記載了五個女人。我們可以說，耶穌基督作為人子，他的祖先包含男人與女人，這對他的誕生同等重要，即去除了猶太文化中的男性主義。此外，瑪一 16 說：「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這是前所未有的說法，強調若瑟是瑪利亞的丈夫。這是猶太文化沒有的，因為只會說這是某人的妻子，比方說達味由烏黎雅的妻子生撒羅滿，這是從男人為主的傳宗接代說法，在瑪

利亞的身上卻改變為女人為主。這有別於前面三個女人的族譜記載格式：父親從某個女人生了兒子。因此，這個族譜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女人改變了傳承的脈絡。

此外，強調若瑟是瑪利亞的丈夫及被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瑪利亞而生，一方面把瑪利亞的地位提高了，另一方面暗示耶穌非由若瑟而生，而是由瑪利亞而生。如此，瑪利亞成為耶穌族譜中的直系，耶穌也成了達味後裔的最後一代，此後即是永世。其隱含著地上達味王國的結束，並開啓通往天上王國之路。

「若瑟是瑪利亞的丈夫」帶有一種被指定的意味，好似天主為瑪利亞選擇了一位達味的後裔成為她的丈夫，有別於嫁娶。此外，也暗指了瑪利亞是童貞女。瑪利亞的地位之所以提高，乃是因為從她生的是被稱為基督的耶穌。學者透納也注意到：族譜中關於由父親所「生」，都是用 ἐγέννησεν 這個不定過去式直述語氣動詞，表達「生了」的父權（was the father of）主動性意涵，唯獨第 16 節瑪利亞生耶穌是用 ἐγεννήθη 這個被動態。思高譯本並未譯出「從瑪利亞受生耶穌」關鍵的介系詞 ἐξ（從...），表達耶穌的出生是「受於」天主的行動。¹²

這裡帶有濃厚的聖母論（Mariology）根基於基督論（Christology）的內涵。事實上也是如此，所有對瑪利亞的尊敬與研究，都是因為耶穌基督是天主子。為了肯定耶穌是基督，才稱瑪利亞是基督的母親；為了肯定耶穌基督的人性，強調他生於童貞女（依

¹² David L. Turner, *Matthew*, p. 61.

七 14)；爲了肯定耶穌的天主性與人性俱在，稱瑪利亞爲天主之母 (Theotokos)。瑪利亞是因耶穌基督而被提高，相似於一位母親因其兒女是偉人而被尊敬。當然，更不同的是，她的母胎懷的是天主自己，自然地，對這位女子的尊敬高過其他女子(路一 43)。

最後，族譜第 17 節說：「從亞巴郎到達味共十四代，從達味到流徙巴比倫共十四代，從流徙巴比倫到基督共十四代」。若我們仔細計算，從亞巴郎到達味是十四代，從撒羅滿至被擄到巴比倫的耶苛尼雅共十四代，但從耶苛尼雅到耶穌卻只有十三代，總共是 41 代。爲什麼會少一代呢？有聖經學者主張達味計算了兩次，又有的主張耶苛尼雅計算了兩次，這都說不通。因爲若單單某一代計算了兩次，就相當於說瑪竇算錯了。

聖熱羅尼莫指出：到耶穌十四代，卻只有十三代，實際上是瑪竇的巧妙之筆，爲了指出耶穌有一位人性的父親若瑟及一位天主性的父親天主，換言之，耶穌應算兩代。¹³ 這就合理地推斷出爲何作者要強調耶穌是從瑪利亞而生，而非由若瑟而生，因爲從瑪利亞而生是由於聖神受孕，是天主的作爲。爲此，瑪利亞被稱爲天主的「淨配」，意指這並非出於男慾的媾合，她被揀選的童貞的意義即在於此。在 23 節，瑪利亞是童貞女，瑪竇作證是爲應驗依撒意亞的預言：「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依七 14)。厄瑪奴耳意爲上主與我們同在。這點在《瑪竇福音》的結尾也同

¹³ St. Jerome, *Commentary on Matthew*, pp.61~62.

樣可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 20）。

現在，我們能懂為何《瑪竇福音》要在最開頭安排了耶穌的族譜，因為它是貫穿整部福音的主題。耶穌是亞巴郎的子孫、達味的子孫、基督、天主之子，他是創世的起始與完成，他因瑪利亞誕生於世，並讓一切跟隨他的人，藉著信德而獲得救恩，將來要與他天天在一起，這就是天國——創造的圓滿。

結語

耶穌曾說：「即使天地過去了，一撇或一畫也決不會從法律上過去，必待一切完成」（瑪五 18）。誠然，聖經沒有一個部分是可以刪除的，也沒有任何一個段落是不重要的。族譜對現代人讀起來枯燥乏味，但對希伯來人來說，像是天主創世的韻律，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工程。

族譜揭開了瑪竇的寫作計畫，也為讀者開闢一條認識耶穌是誰的路徑。今日，我們習以為常地明認耶穌是天主子，並以祂是天主、永生的聖言來與祂交往；並以這個身分，來看福音中的耶穌。許多基督徒思想，如耶穌能醫病、驅魔、以天主的話擊敗撒旦，那是因為祂是天主子。然而，宗徒與第一代跟隨耶穌的門徒從來不是這樣認識耶穌；他們起初看祂，就是一個亞巴郎的子孫，然後以祂為老師，慢慢地發現祂應是先知，再進一步認出祂就是以以色列期待已久的默西亞，但仍是執掌地上王權繼承達味的默西亞。瑪竇藉著族譜，把他們是如何認識耶穌，以同樣的途徑介紹給他的團體，也給了我們。